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5443/1 (7)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太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申鳧盟文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祭沈曙白翰林文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碑文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祭文 碑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大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維靈秉嶽降神媲美甫申爲文正之苗裔大司馬之
元孫宜其才德之奇崛無偶遠追百代殊絕人物也
嗚呼哀哉吾師往矣開國元勳其功績政事勒在史
策孝友嫻睦著於家乘殆不可勝數而介之撫膺傍
徨涕泗滂沱者則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

太

天

師以天命之年受知於

太祖武皇帝及

太宗文皇帝拔置幃幄文德與武功俱懋上馬殺賊下馬
草露布弗能過也天聰四年初設秘書院擢爲大學
士輔世長民深謀秘計肇於此矣由是而招三王下
旅順征高麗服蒙古東征西討孰非師之贊成也逮
世祖皇帝御極而首建奉

天伐暴之策以不嗜殺人爲主人闢一檄同於湯武誓誥
由是統一區夏萬邦乂安大政大事夙夜在公孰非

師之贊成也典丙戌丁亥己丑三試而得人爲最封

三代而祖考維榮

朝廷恩遇寵詔屢褒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繪像內
藏而

世祖皇帝之眷公也至矣謝政家居築圃東臯世以方裴
晉公之綠野韓魏公之衆春而介竊以爲師之心尚
有所未盡也嗚呼哀哉師竟騎箕尾而上昇耶介於
五年之春值師古稀之壽稱觴華祝猶憶師以巨觥
見賜介平日酒量有限而是日竟酩酊大醉矣醉師

之德也嗚呼哀哉師以文正為遠祖以濬溪公為高祖宜其有如是偉人以應興朝之運培千萬年之基是殆同於師尚父敬勝丹書姬周公几几赤舄而非蕭曹房杜之可擬也嗚呼哀哉師之功績政事勒在國史孝友嫻睦著於家乘而介之撫膺徬徨涕泗滂沱者則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

史名縉新樂人

嗚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者何多也不可以死而竟死者乃有鴻公是則命也夫鴻公之為諸生則名上也為博自命則循吏也為吏部則毛珩山濤匹也何可以死而今竟死是則命也夫命者無可奈何之歎古之聖賢所不能與之爭也然亦生而辱或死而榮則生不之樹立使然若鴻公者坐平所樹立其視世之賢不肖何等也今春夜飲我於臥遊之堂有召林柱史馮鴻公及門也夏朔祖我於國門之外有立

菴子修焉鴻公華萼也秋初以文贄我於鎮州之寓
有汝達昆弟焉鴻公式穀也孟秋廿五懷我以七言
之詩如飛雪落花焉鴻公佳什也會幾何時而訃至
矣初疑其不然旣而怪其然又旣而痛其不應然而
然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何鴻公之不可以死而
竟死耶曾憶宋人有詩云燈前思見友朋詩淚酒行
鬪不自知醉別西溪如昨日露晞漚滅已多時然如
我鴻公老年翁英氣灼然昭昭靈靈常在乎黃山之
側派河之湄其不隨生死爲起滅也審矣冥而有知

其來鑿而來享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嗚呼聖人遠而言淆禱兮異學競起以爭鳴舍康莊
之正路兮趨荆棘以縱橫人思樹一赤幟兮家欲主
夫齊盟聿巧言之亂德兮若竟天之機槍嗚呼先生
學術有所根本兮胷中不失其權衡宰百里之花縣
兮舉卓異而對聖明歷諫垣之清要兮封章電掣而
雷轟際世運之滄桑兮已改玉與改步更薦剡之華
袞兮膺纁帛於異數遂游登於銓宰兮俄急流而却
顧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佩寶璐肆覃心於著

述兮尤耽精於傳註闡易象與春秋兮標或問之奧
趣訂考亭之定論兮撥簧鼓之雲霧纂益智而志人
物兮言侃侃以非誤過八旬而猶健兮手不離乎章
句每寄我以瑤編兮攄心理之攸同不自秘其蘊蓄
兮鬱退谷之寵從斥蔥嶺之空幻兮揆聖域之崇隆
冀享年及期頤兮何忽忽而告終望燕山以流涕兮
脂吾車兮秣吾馬痛正人之云亡兮率兕虎於壙野
忽中道以猶豫兮腸九轉而若瀉余腹疾其未瘳兮
寄哀情於奠掌靈昭昭其未泯兮庶髮髯而來臨者

亂曰伊人逝矣不可逮兮著書盈牖邃珠玉兮道之
云遠我車蹇兮灑淚於紙中心痞兮輓不盡意庶聞
其謚兮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光岳雖裂元氣未停閒氣所發拔萃鍾靈燕山
之南易水之上乃有先生翱翔千丈道喪千載羣喙
爭鳴洪鐘既叩聿聆元聲九流渾濁曷有其極兼總
遺經匪可易測嗚呼先生學爲聖賢始於立志年邵
德崇斯文未墜蓬累而行有道無位羣流何歸望風
涕泗先生之行不可詳贅要其大者莫先孝弟失怙
失恃匪莪伊蒿廬於墓側中心怆怆兄弟讀禮霜落
風號六載孺慕念彼劬勞遠避閭閻灌園桔槔瓜蕝

徵異泣血磬磬不御腥血而况醇醪橐嚙鼯鼠庭走
猿狖於斯時也先生之孝爲高子羔黨禍之興毒痛
莫禦浮丘廓園並幽囹圄同門之朋奉頭而鼠高咏
北風定交杵臼爲之居停以延以佇月落梁空蕭寺
逆旅歛金入都不遑啓處書達榆關色動當宁金石
不渝何畏刀俎於斯時也先生之義爲孔文舉我生
之初民之振振我生之後民之駢駢有馬蕭蕭有車
麟麟相彼原野鬼火青磷相彼室家婦子呻吟士訃
於朝寇熾於秦妖氛仰射宮闕爲塵鼎湖龍髯九廟

作薪西山絕頂聚召芳鄰掃地而誓怒髮生嗔氣吞
逆闖以濟斯人於斯時也先生之勇爲田于春皇古
旣遙淳風斯缺壘斷墻閒朶頤饕餮捷徑終南銅山
金穴薦辟屢加夷然不屑食簞飲瓢其心則悅樞部
諄誠茅生激切本色燕人寧惜頸血士各有志希踪
往哲雙峯之陽耨而不輟於斯時也先生之隱爲陶
靖節伏几襲裳張目而盱鸞湖嘯嘯姚江瞿瞿朱陸
同異聚訟援枹兼容並采味道之腴取長棄短何事
守株歷叙諸子歸於同塗百泉長嘯圖史自娛遠近

來學破其柔愚不厭輓季不羨唐虞春花秋月夢覺
晏如於斯時也先生之道爲邵堯夫嗚呼先生今其
已矣先生之生得天者厚先生之學髦而彌久鄉國
天下以善取友虎吻寄身歷險與否履道坦坦動而
無咎與天爲徒虛而能受九十二齡啓足啓手其形
雖化其神不朽遙瞻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
能垢

祭申鳧盟文

嗚呼鳧盟而竟飄然長逝聊自余歸里以來一歲之
閒必相聞問數次今春猶有札相詢曾幾何時而遂
成今古耶今春來札云讀書苦不能記余答札云聞
之前輩云書要醒的不必記的此蓋相印證之語而
今以後蘭音可復聞耶我輩之交二十餘年矣在世
法人情之外煙霞性命之中余昔年曾有詩咏之謂
生平知己而遂與物俱化聊詢之來計者云有疾乎
無疾乎曰無疾晨起猶與親友談俄而厲曠雖曰人

命如朝露如呼吸何乃如此之駛耶生死世俗之所
驚親戚之所痛有道者視之尋常耳然死者視之爲
尋常生者能不驚且痛耶余年來學道尚有中心藏
之之語欲商之鳧盟今既不起矣將復商之何人耶
嗚呼猶龍死而余不言詩北海死而余不言學鳧盟
死而余尚言文耶光氣遷轉無一晷之停自古聖賢
莫不皆然然人情悲其所厚而不能悲其所不厚淚
出於心之所哀而不能出於心之所不哀余之泣下
沾襟何爲而然耶有肉在豆有酒在樽其能如生前

之日夕歡相持耶尚饗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大河之北燕趙之郊太行蜿蜒而東走滹沱漳浚之
閒風氣攸鍾篤厚沈摯往往產倜儻非常之人以濟
世庇民嗚乎若先生者其耀夜之星精而瑞宇之麟
鳳歟判袂未幾乃竟厭世而長辭也乎先生早歲胸
蟠百家蜚聲藝苑壯而掇魁南宮對策高第司李海
上發姦摘伏如神不事銛筒鉤鉅之術明允無冤二
東追思歌之秉銓理典前後二十餘年甄別流品引
賢若渴較士山陝所得盡知名士及躋總憲痛邇來

苞苴公行將奮力澄清使斯世斯民再見太平天不
憖遺乘鶴高飛騎箕上列雖尊榮之已膺恨効用之
未極區中之緣已絕蒼生之望遂虛此海內賢士大
夫所悼嘆而同悲也抑介之悲不盡于此介生也晚
自余先君卓犖不羈少所許可每見先生則請益媿
媿退而命介曰孫銓部善善周惡惡嚴而祇愼廉平
繼趙儕鶴先生掌選舉樂彥輔山巨源之流也余識
之有年及余成進士先生方在銀臺忘其爲後進而
引之二仲之列且數相與商確天下大事勉以直言

敢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余佩先生之誨若韋弦卽
如畿南荒地亡丁一事不蠲免則追呼追呼則必逃
亡逃亡則必寇盜寇盜則必攻城掠郡滿漢飲飛之
旅必大集而蹂躪之是無畿南也先生獨痛之深念
之切力贊門人直指鄧公再具疏得 俞旨畿南數
十州縣室家父子始有寧宇雖 朝廷之鴻恩而實
先生回天之力也以故輻輪歸自京師瘦陶紳士叟
穉數萬人無不攀靈駕而躑躅呼號斯時也天地爲
之慘澹鬼神爲之嗚咽而况受知如介其腐心疾首

當復何如故介之悲來橫集而莫可解也介痛降割
怡恃雙失雞骨支床者半載雖多絮已伸而有懷未
吐念典型之不作嗟哲人之已亡誰復錫我以嘉言
導我以指南也玄飈倚薄歲將暮矣乃復升酒于尊
載肉于豆洒泣而哭柩側嗚呼哀哉涕却留而已零
杯欲奠而先覆臨風傷盡黯然荒眩先生其鑒臨而
歆旃耶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惟靈萃坤輿之閒氣秉恒嶽之英華早掇科名馳聲
翰院雕龍繡虎世謂足以狀其才也驚鴻掣電世謂
足以狀其書也光風霽月世謂足以寫其襟也蒼松
翠筠世謂足以名其節也嗚呼是遂足以盡吾友之
心哉夫其胸懷浩浩落落嘗與天下之賢士大夫遊
接引如不及思欲反一世之澆漓以躋于到隆之盛
此我友之素志也而今已矣尙何言哉方丙戌丁亥
之間滄波橫流人心靡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爲

何物獨我友痛惡幽昧險隘之徒每見于文詞坐談
閒如青精之與溲渤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衆
若聲詩一道世皆驚于六朝綺縵之習高者步趨隆
嘉諸公以爲有軒冕臺閣氣獨我友與余推尊少陵
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海內文人墨士至都者風
走響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豈虛語哉及其出爲晉
臬平反讞獄延無冤民右轄豫中綜覈錢穀盡剔積
弊然尙有宵人中傷天下正人君子聞之莫不駭嘆
以爲嫉此娥眉噬及麟鳳也及叱馭蜀籓歷棧道覽

劍閣之崔巍哭武侯孤墳于定軍山中訪工部遺跡
于浣花溪閒其詩遂空前後作者嗚呼今天下飲食
之人不復知世有文章風雅彼蚩蚩無足怪其雅尙
操觚者何嘗不吟咏憑弔有生不見古人之恨若吾
友猶龍者與古人相衡量詩則摩詰大復文則劉勰
李翱何在內則擯之而不使容在外則撓之而不使
進卒困窮抑鬱以至于死我友有靈其亦與投畀之
思而發不平之鳴於白玉記樓之後耶雖然猶龍學
道有年其於是非人我自左遷後未嘗置諸口頰聞

其屬續之從容安詳與殷子伯巖談若平時蓋視生死如一致而齊得失于兩忘矣豈復有是念又作如是悲然余猶爲此言以慰其靈者誠以天下後世愛才之心不可不抒妬才之流不可不斥友朋之義未至往往而絕也其他生平相與立朝梗槩見于文集行實不能盡述且亭詩數卷余已託友人刻之浙中嗚呼猶龍其果死耶其竟不死耶

祭沈曙白翰林文

嗚呼曙白天旣豐於其德胡爲阨之以期厭人世之紛濁乘鸞鶴而逶迤甫邀榮於一第收視聽而長辭方曙白之弱冠馳聲也誠書淫而傳癖每倦吻以晤咿脩摩天之健翮襲瓊佩之陸離叶篇什於風雅卑綺麗而上之柰何公車屢躓泣玉埋奇馳驅燕趙之野遨遊齊魯之陲託臯於阿下棲鷦鷯之一枝及其奮幟詞苑振藻清時天子聞之動色宰輔見而解頤行且豎補天浴日之烈光琰琬而勒鼎彝何昊天

之不弔溘一逝而莫追自古聖賢不能免隨大化以
推移惟陰陽之爲害誰其回過隙之炎曦無松喬之
大藥赴幽冥而起涼颺嗟妻子之睽隔顧琴書以含
悲恨鬼伯之催促咸齋咨而涕洟羗友朋之篤摯信
魂爽其能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恒山崩崩滹水汪洋鍾靈非偶奕世蕃昌大父鳴泉
權衡神廟鎮麓嚴君金吾焜耀嗚呼 年伯髫齡穎
發八斗鞅羣玉光劍氣不沒埃氛積厚而流煥乎有
倬雲漢天章精實鴻邈攻苦下幃戰勝故肥蜚鳴應
運辛酉輦飛宗匠儒林登壇先覺力障狂瀾獨行趨
趨學詩學禮奕奕八龍禁林發藻昆季聯踪庭訓義
方福澤未艾推以仁民德澤孔需

皇清開創詔勅是營中書日近天旨拜賡望重謇諤特

簡卓操陟位梧垣引君當道奉差履畝咨諏曉曉周
詳委曲滿漢均調玉鑿冰壺南宮分試網無遺珠力
黜謬陂我交雙璧中秘承乏嗣遷給諫維公是法已
丑丁艱瞻哀帖帖伯也慰之慇懃無已違公一歲日
月幾何彼蒼不弔忽而沈疴遺容在臆遺札在牘語
不可聞書寧忍讀嗚呼哀哉公神赫赫公視茫茫乘
彼白雲游於帝鄉死生旦暮幽明何隔不腆之奠蕙
蒸蘭藉尚饗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公諱

字元昌號拙菴一號媿燕侍御贈大學士

乾仲公之長子也乾仲公沒諸弟尚幼公時年僅二
十餘撫教之俾皆成立訓諸子嚴而有法天性孝友
大節磊落於書無所不讀少而有志當世欲大有所
建立左滄胥先生奇其才選貢第四名入成均值明
季天下多故考授縣令隱居弗仕著書自娛所著有
樸園文集詩集讀史繫言昭明李杜四家詩選杜陵
詩話魏氏家乘栢鄉縣誌四書日錄等書蓋才品卓

犖岸然自命以經世宰物任重致遠而風度所被足
爲矩則識尤洞照月且衡量無不符契遠近慕而嚮
之有似乎漢之郭林宗宋之陳同父賡志而沒未竟
其施海內賢者莫不惜之公生於明萬曆癸巳年五
月十六日戌時卒于清順治己丑年九月二十一日
未時享年五十有七元配張氏明邑人兵部職方司
卽中因建言贈太僕寺少卿恒華張公之孫女武進
士官至驃騎將軍喻雅張公之長女高邑吏部尚書
夢白趙忠毅公之外孫也寬和慈志事公姑至孝相

夫子勤儉經營克殖家業通書識禮夙興夜寐撫教
子女有敬姜孟母之風待庶子如已出一生布素不
尚華侈體恤僕婢人人爲之盡其心力淑德闡儀遠
邇矜式咸以爲宜傳入列女焉生於明萬曆乙未年
四月二十九日卯時卒於清順治己丑年二月十九
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五 皇清順治戊子以子裔介
封吏科右給事中再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
左都御史加一級又以子裔魯封奉政大夫江南淮
安府同知再封階中大夫總理直省山東等處都轉

運鹽使司兼理鹽法道運使加一級又以子裔介封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母初封孺人
再封夫人又封宜人封恭人封淑人累封至一品夫
人長子裔魯官至山東鹽法道鹽運使次子裔介官
至光祿大夫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加一級三子裔訥官桃源縣知縣四子裔愨順治丁
酉科舉人考中知縣五子裔侗四品官監生長孫勸
康熙己酉科舉人考中知縣次勗壬子年拔貢生次
勳壬子科舉人次勳一品官廕生次男府學廩生次

嘉孚縣庠生次勳官監生次勳次勳次勳次勳
次勳曾孫庠生世履等幼者名不盡載其行實之詳
別具墓誌本傳中順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祖
塋之次先是已監封給諫碑而介既爲大學士封三
代乃更立豐碑以樹墓前時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
暮春之十五日也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孺人趙節婦者耿介峯先生之側室也先生諱穉昭
號介峯居城北之三里橋東中萬曆戊子科鄉試二
十三名元配楊孺人卒無子遺女七人娶趙爲側室
冀生男以續書香也不意公車之役鬱鬱不得志歸
僅及里而沒臨終謂趙氏曰我苦志讀書幸叨鄉薦
作孝廉十七年爲文每見稱於海內名家長者是可
以售而不獲售命也今困於疾是必死我死則爾其
改適焉勿悞爾芳年矣趙氏泣然而泣曰幸得託身

君子雖弗遂白首之盟然寧敢移所天以爲泉下羞
夫子其待我于他日也介峯先生領之而目瞑是時
趙氏始爲節婦蓋年甫十九云止生一女在襁褓中
紅顏弱息熒熒靡倚嗚呼哀矣節婦則毀容易服長
齋奉佛足不窺門紡績之聲每至午夜乳哺提攜女
以成立每言及介峯先生當日事涕泗霑臆蓋數十
年如一日也明末戊寅辛巳歲大饑人相食而栢邑
尤爲兵衝家計凋零薪爨不給節婦以女紅自課備
極瘁勤往來姻戚家言笑不苟代視子女推濕就乾

撫摩調理不啻已出而其律身端嚴始終不惰是以
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歲當大清庚戌秋七
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清其外孫
也爲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爲之古
賢女之所難者而今人爲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
示中愷余在長安時卽聞節婦之守如是旣歎慕其
賢及歸里每過圮橋顧瞻道左睠言闔德望廬而式
焉又烏可以不文遜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
乃爲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媿於黃絹幼婦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三
龍江書院
之辭而節婦行潔志芳矚然泥而不滓者也後之觀者將與李太白漂陽貞女朱元章高郵露筋之貞珉比類而並觀之乎

銘曰維竹與栢雪幹霜柯維金與石歷久不磨子孝臣忠砥柱江河婦志克協彤管宜歌栢舟自矢誓死靡他黃鵠比賦泣泗滂沱茹蘗逾甲皎日烟蘿允續列女琬琰光多雲掩衡門碑永槐波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目錄

論

黃帝論

堯論

太公論

周公論

孟子論

留侯論

平原君論

漢趙苞論

田子泰論

趙子龍論

王導謝安論

王通論

唐太宗論

唐初諸大臣論

王珪魏徵論

五代史創業諸君論

治道論

舉業論

嚴子陵論

三國論

李淳風答太宗論

白樂天長恨歌論

陳白沙論

致知存格物論上

致知在格物論下

戰國諸子論

戰國四公子論

道不同不相為謀論

明季利弊論

聖學以正心為要論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論

黃帝論

伏羲神農去洪荒未遠其風樸畧至黃帝則已文明
蓋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聖人因而通之非有所
強而為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不通則不能久豈
能宜民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之聖人之神道設教
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互相侵伐軒轅修德治

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嗜慾漸侈強凌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觀外史所記舉六相立史官制文學制陣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制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聲爲十二律之本育蠶治絲以供衣服而民無斂瘵畫野分州創立井田而俗尙親睦此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夫子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能

順天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既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亦後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而或者謂黃帝問道於空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又如陰符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及古詩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等語皆附託於黃帝然而夫子未嘗言之夫莊子所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

精乃可長生可以養一身而不可以養天下聖人不爲也陰謀詭計暗蓄殺機知道者所戒而況於聖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百家之言襍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有見矣余固因聖人繫易之辭而備述之辨其僞以戒天下後世勿惑於方士之說入於陰刻之計妄引古之聖帝而遺之以不純不美之疵也

堯論

天下歸德而後王天下歸德而後王天下歸德而後王

說者謂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胤子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事非盡諛也堯以至公至明深知其子嚚訟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

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
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
由恥之逃隱皇甫謐高士傳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
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披衣此
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卽如所云不過形如
稿骸心若死灰巢鷦鷯之一枝飲偃鼠之蒲腹以天
下爲糠粃高岸深谷不求名譽者耳其道偏僻如春
秋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之師哉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

夫聖人以天爲師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
敢委託尋常視天下若此之易也蓋皆老莊之徒希
心冥漠遺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
哉李太白恢譎之士不譁于典至若堯幽囚舜野死
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可謂無知而謬妄者已

太公論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為之定其謀猷立其
 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傑
 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勲伐一也觀史記
 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為多而泰誓牧誓總眾
 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士太公
 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為周室元
 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即奉尚父為師而武王
 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

太公論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為之定其謀猷立其
 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傑
 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勲伐一也觀史記
 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為多而泰誓牧誓總眾
 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士太公
 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為周室元
 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即奉尚父為師而武王
 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

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兵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爲朝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夫太公歸周末幾而以女邑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惡妻逐夫之事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指也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右其

別蓋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辨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周公論

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備然武王未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大率皆周公之為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惻怛深厚規模弘遠而賜鶚東山大雅文王瓜瓞生民諸什比物連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千載而下令人讀之者猶感動興起不能已已而况親炙之者與周禮一書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

新漢書文選卷之十四
前江書院
十四父之繫辭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
得義文洗心退藏之傳此孔子所以嘆其爲才之美
而一生汲汲皇皇欲行其道遵其禮見於夢寐不忘
也攝政之事世儒或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已
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祚之文
則負辰而朝自是循諒闇聽於冢宰之禮而三叔遂
借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人
之德哉司馬遷解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諸
儒所註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其中

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
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考知易書
禮詩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之學而仁智
忠敬誠篤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亦於此而極孟
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一道也知言哉

有恒性性之說昭然著矣然湯文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餘伊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爲此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旣湮道德壞裂天乃誕生素王爲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孟軻氏獨得其傳所傳者何天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是以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惓惓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雖以齊梁庸主依戀之不忍遽捨而知言養氣發前聖之所未

發割烹自鬻之章雪古人不口之誣于千載之上彼楊墨之凶德告子之執朽淳于髡公都子萬章諸人之反覆詰難歷歷辨晰若鴻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如明鏡之在握媿對之而見媿妍對之而見妍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披榮導窾捩亢擣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非天理精純之極何以有此雄辨快論哉或問于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昔人謂孟子若遇莊子二人辨未知孰

勝愚謂莊子幸而不遇孟子耳彼雖剽剽儒墨汪洋
自恣然以孟子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非詭遇之師
所能與之角勝也自孟子之沒知孟子者莫若韓子
謂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謂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豈不信哉其自序去聖未遠居聖最近蓋將自
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而知之望天下後世
之人衍仁義之義於無窮而後世之學者猶曰聖人
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于人前無轍跡可
循後無典要可據見無所見聞無所聞故曰無有乎

爾舉聖賢傳心要典入于異教而不自知也哀哉柰
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留侯論

漢留侯張子房義士也亦仁人也世皆以爲子房始
終爲韓似矣夫東見滄海君得力士擊秦皇於博浪
沙中此爲韓也說項羽立韓成爲韓後此爲韓也項
王殺韓王成良復歸漢以圖羽此爲韓也若燒絕棧
道朱子以爲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則已未必然蓋
漢王之王蜀卽有欲攻羽之心特以勢力不敵乃聽
蕭何之言養民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張良自無
不與其謀者燒絕棧道愚楚也豈絕漢哉若燒絕而

不可復出漢王雖愚必不聽其計矣况良之歸韓亦漢王遣之蓋欲待還定三秦之日爲漢羽翼耳良欲輔成以助漢則有之謂成之孱弱遂足以定大計而王天下良不若是之昧也項王殺韓成如儿上肉彼無智以自全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良始爲韓擊秦及立成而羽殺之則擊秦者不得不移而擊楚故黥布彭越之可使韓信之可屬大事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項王已在良掌握中矣滅項王則良報韓之志已畢而輔漢之志方急故足可躡也盟可

背也楚梁之地可捐也關中可都也凡以爲漢王久安長沿計耳及其功成身退託於神仙此明誓保身之智乃楊龜山以爲漢事得成吾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以遂其不欲事漢之心此殆不足以知子房蓋爲韓報讐者義也佐漢定天下者仁也三代而後若子房者其才智淵涵如神龍變化不可測識誠伊尹太公之流而豈僅進退從容而已哉若曰止於爲韓而已則當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之時漢王已稱善刻印韓亦在復立之列良何以借前箸而止其謀哉

良之不復立六國後蓋以己心已盡大義已明天下蒼生久困不可以一國一己之私而有拂於天道人事自然之勢也豈非仁義兼盡者哉若區區復讐不以康濟爲懷則豪俠之舉而已何足以爲子房

平原君論

戰國四公子信陵君固爲第一其次則莫若平原君蓋其知人之明雖不及信陵而虛懷下士有足多者如識毛遂於自薦而說楚以合從斬笑躐者之美人而輕色以重士其識趣固已不群矣至於邯鄲被圍辛垣衍說趙以帝秦圍城危急鮮不悚怵易慮而平原猶豫未之肯從雖魯仲連之說辭慷慨乎然非平原君有見於大義魯仲連之說亦未必行也由是觀之可不謂賢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

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余獨以爲不然上黨之于邯鄲僅隔一山建旣之勢也秦得上黨視邯鄲囊中物耳其民既不樂屬秦而樂屬趙馮亭因民之欲而請之未爲邪說假令將廉頗詘趙括深溝高壘與白起相拒而出奇兵絕秦之餉道白起救死不暇烏能坑趙卒四十萬哉夫國之安危繫乎將將之決勝在乎謀趙之失計在以趙括易廉頗不在受上黨也太史公利令智昏之說豈足爲確論

哉故吾尚論平原君以爲後信陵而先孟嘗春申也

此則善也論平氣在以爲命計則而次也

漢趙苞論

癸丑年春月作

東漢趙苞之事世未有定論也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方正學則謂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鮮卑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于義者能之

乃李卓吾藏書則又置趙苞於殺母逆賊之列是三說者將何從焉魏子曰徐庶之事與苞不同徐庶當曹劉分爭之際君臣之分未定而曹劫質庶母故庶不得不去且與昭烈有知心之雅其去也昭烈蓋許之矣今苞乃守上之官義當與城存亡若降賊則已爲不忠之臣矣不忠之臣卽不孝之子辱其家聲有忝祖父况漢法至嚴苞之宗族豈無伯叔兄弟連坐受累雖母子俱存何益且其母賢母也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見理亦甚分

明豈肯苟生哉由是言之苞以身降忠孝俱虧斷斷不可程子之論非也卓吾以苞爲殺母之賊則又太過苞於鋒刃交接之時倉卒無計葬母之後嘔血而死情甚可憐豈可以殺母律之哉惟方正學之論頗爲合宜但當日苞曾否以賂求鮮卑或鮮卑必欲得城不但欲得賂史臣皆未詳載而以義權之則正學之說爲不悖於理而可行也綱目書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發明曰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

示訓也嗚呼微矣觀紫陽之書法則於趙苞之事非
深許之而亦未嘗深罪之後世尚論者當憐苞所遇
之窮而其心則無他庶乎其為定論余恐守土者降
人而罹于重法有虧忠孝趙苞以義士而蒙惡聲也
故不可以不辯

田子夫論

韓昌黎祭田橫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
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夫
田橫齊之壯士耳義不臣於漢高其客五百人皆死
於海島慷慨同心固世之所稀有宜昌黎洒泣墓下
也若漢末之田疇者余讀其傳掩卷太息徘徊不能
去竊以為世之所稀殆有過於田橫者矣原其奉命
長安閒關出塞得報馳還虞已被害謁墓哭泣陳發
表章逃遁窮山遠邇嚮附與其宗族掃地而盟曰君

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復怨雪耻之志昭若日星
矣其後曹操北征烏桓用疇之策越白檀之險出空
虛之地遂登白狼破蹋頓操欲加以封爵疇義不肯
受復令夏侯惇就宿寓意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錄哉
千載而下蓋鮮有知其心者余讀陶淵明詩云辭家
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亦非戎聞有
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淵明
之悅慕於疇如此亦必有其故矣世或以爲疇不受
侯封爲狷介小節余則謂操之所爲疇必有所不
足于中者故欲刎劉自明以遂已志假令操破烏桓
而表劉虞之忠節以正公孫瓚之罪則知已之感豈
不重于侯封乎嗚呼此則余之歔歔酒泣不_林百世
而相感者也

趙子龍論
論曰昭烈崛起涿鹿提一旅之師崎嶇於曹孟德袁
本初劉景升呂奉先之間卒能三分鼎足翊業西南
文武佐命自以諸葛開張為先然吾觀趙順平大節
磊磊非特名將誠可謂古之大臣也當陽長阪之役
非順平則阿斗母子不免於厄北山之戰非順平則
不能有漢中故昭烈稱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余
謂膽者忠義之聚也非忠義發於性生烏有如是之
膽哉而其不欲居城都田宅引霍去病之言曰匈奴

趙子龍論

論曰昭烈崛起涿鹿提一旅之師崎嶇於曹孟德袁
本初劉景升呂奉先之間卒能三分鼎足翊業西南
文武佐命自以諸葛開張為先然吾觀趙順平大節
磊磊非特名將誠可謂古之大臣也當陽長阪之役
非順平則阿斗母子不免於厄北山之戰非順平則
不能有漢中故昭烈稱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余
謂膽者忠義之聚也非忠義發於性生烏有如是之
膽哉而其不欲居城都田宅引霍去病之言曰匈奴

未滅何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
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故土乃其宜耳又其諫先主東
伐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謂宜早圖關中因河渭
上流以討兇逆其識尤偉惜先主違諫自用以致敗
夔王業中顏良可嘆也倘用順平之言舍孫權而取
關中秦隴響應漢室可興矣蓋先主生平頗有知人
之明而用兵之識暗於時勢權謀故其自將也往往
致敗而順平之將畧亦未竟其所長然先主能知順
平於微賤以是終身感契得自奮發史册功績焜燿

古今陳壽以爲灌滕之徒果其儔乎

王導謝安論

晉之南遷論賢相者必曰王謝吾則以爲王導之不
及謝安甚明蓋不特功業不及而其心術亦大相懸
絕也昔者元帝渡江庶事草創人心未輯王氏以中
朝舊族人望所屬且兵權在握勢據上流於是以王
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是則晉之
將相導兄弟二人爲之權重極矣時人所以有王與
馬共天下之謠也及敦之反叛乃因元帝引用刁劉
非有他故伯仁之死假手于賊雖良心所發涕泗交

流然行芻臆而報恩怨所誤者國事非但負良友於
幽冥也幸敦死得成其功假若王敦篡晉焉知導不
受封南面而王乎蘇峻之變束手無策登床衛帝亦
差強人意耳石頭取節見笑於陶侃導亦顏之厚矣
史謂其簡素寡慾善因事就功而其滅敦之功不足
掩其阿敦之罪也若謝安蒼生雅望久著東山桓溫
不臣談笑而道遂寢移祚之謀違衆舉親竟成淝水
之績使非安也則投鞭斷流麋鹿遊於昭陽之殿矣
豈復有江左風流六代繁華哉由是觀之文靖之功

固十倍於文獻而心術光明磊落冲虛淡泊更無一
毫渣滓之未化王導之不及甚遠非可以伯仲而論
也

王通論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以仁義
持世闢楊墨息異端嗣後董仲舒以儒術答策斥百
家尊孔氏兩漢四百餘年國不異教家不殊俗庶幾
乎三代之世也自曹孟德以奸雄之姿懷攘竊之謀
矜其才智抒爲文藻子桓陳思皆稍有情致於是飛
蓋西園馳聲鄴下芙蓉池上之篇美人白馬之什莫
不麗句泉湧彩辭玉屑然皆華而不實雕而不樸流
於哀怨習爲綺靡崇尚老莊馴致南渡清談滿座揮

塵接席其所謂文者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不過風雲月露之形如李諤上隋祖之書見其槩矣卽求一近道之言不可得而況於知道之人哉文中子生於隋季講學河汾之上一時魁碩之士如薛收董常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魏徵溫彥博杜淹之流莫不執經問業成就其材以佐有唐之治此豈可強爲引重而盡無其實者哉至於元經續詩續書蓋亦其祖父皇極讜義時變論大政論之屬因而命其門人成之是以未合於仲尼刪述之大經大法而考亭有吳楚

僭王之論也然其人之風致既高而議論多有佳者溫公傳中所載不必論矣如所謂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如所謂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如所謂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靜以思道一以貫之嘉言固不勝數然其閒駁襍之語亦不可勝數如謂陳思王達理以天下讓謂漢文帝廢肉刑

害於義而其尤不可解者以釋迦爲聖人不能不起後世之疑然以文中子好學深思其擬託六經固不能無過亦何至假借齒頰寬假老釋顯然謂晉梁之亂非其罪者哉意必其子福郊福時之徒惑於異端借大儒之書爲之寬其途轍耶此考亭所以深惜之而余亦重有意乎其人論列而並著之瑕瑜各不相掩庶乎後之君子志學適道者斷不可參以二三之見襍以私欲之明以自流於僭僞虛浮而天下後世未嘗無知言之君子其耳目何可盡掩也

唐太宗論

癸丑年春月作

天下之綱常何在乎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若唐太宗六月四日之事君臣父子兄弟之義尚可問乎後世徒以太宗爲君貞觀之政尚有可述而欲寬之雖然亦烏得而寬之也或曰建成世民在唐高祖當日處之甚難欲奪嫡則建成長子也欲傳位建成則秦王之功甚大建成與世民又無太伯子臧之節其勢必至于相讐相爭而後已爲高祖者將柰何余以爲立建成而封秦王于外此正義也雖然封秦王于

關東建成卽位秦王能爲之下乎如是而國之亂在後日但君臣之分一定秦王何能爲今旣不出秦王于外兄弟並在禁衛是以有六月四日之事殺兄之後幾有弑父之萌乃臣子大惡天下大變也尚何國家之爲哉故爲高祖者立建成爲太子卽應封世民元吉于吳楚之間卽位之後必不敢萌窺伺之志可以保全其王位而福蔭及于後裔卽使爲漢吳楚之事若有周亞夫其人者可以坐而定之不知出此使世民手亦同氣爲萬世指摘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清夜以思其何以自安也世民旣殺建成元吉而又戮其子其可謂忍心害理而大不仁者矣或曰世民之功旣大而建成元吉必不相容故世民不得不出於此余曰天下事斷之以義不當論功凡功蓋天地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爲昔者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未聞有覬覦爲王之心而凡爲周公之偏裨卒伍者亦未有如尉遲房杜之謀也世民功雖大不當立建成雖才具庸常太子之分已定君父之命已成焉有不稟命而殺太子殺其胞兄者哉考之通鑑元吉勸

建成卽殺秦王而建成本從是建成猶知有父未忍
殺世民也世民獨何心哉故爲秦王者寧作咸陽一
布衣而兄必不可殺父必不可迫脅而禪此天理人
情之至天下萬世不易之公論也厥後武氏之篡殺
唐子孫殆盡而太宗之子孫爲帝者多不克令終則
六月四日之事之報也爲天下者於君臣父子兄弟
之際其勿輕生不仁之心哉

唐初諸大臣論

嗚呼人臣委身事主雖曰建功立業然苟非以德爲
本卽彪炳一時未有能久食其報者也昔者五殺大
夫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仁德廣被及其歿也童
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商君天資刻薄臨渭論囚渭
水盡赤卒以車裂由是觀之人君仁暴關其國之興
廢大臣仁暴關其家之盛衰也豈不信哉唐初知名
之臣不可勝數然言賢相則必曰房杜言將畧則必
曰英衛言犯顏敢諫則必曰王魏余獨怪房杜子孫

後皆蕩廢而世勛之孫敬業雖以義兵為名竟俱誅
死獨鄭公子孫多有賢者至其五世孫暮復相宣宗
衛公之後亦尚有人未嘗不詫其慶殃之不同也及
細觀唐書乃知六月四日之事房杜之謀為多既殺
建成元吉乃並誅其數子爾時房杜不盡忠言以止
之厥罪何辭哉李世勛將畧雖優武氏之立一言喪
邦初不過從保全身家起見而其孫敬業反以此夷
滅天道好還良不誣也衛公不預玄武門之事其識
最高鄭公勸太宗以仁義安天下宜其福澤綿遠也

房杜相業雖賢以人品心術較之難與鄭衛二公同
日而論矣然後知人臣當國家艱難之時必以德佐
主乃為長久之計若取快抒憤于一時其出爾反爾
斷斷乎其不爽也存心設慮蓋可忽乎哉

王珪魏徵論 癸丑年夏月作

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

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路子貢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司馬遷史記則曰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曰

子糾兄弟弗忍誅詳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再查左傳杜預註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蓋預本司馬遷史記而註之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糾少豈未考史記與杜預之註耶至胡傳所註大畧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一子字固不必深辯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此殊不足爲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証必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爲據耶余謂王珪

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必是夫子第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爲兄爲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爲世子建成雖爲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爲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徵有不同故應在末減之列耳功過既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善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

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餘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晰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子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

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誰信之若子糾建成既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

五代史勦業諸君論

五代勦始之君曰朱溫曰李存勗曰石敬瑭曰劉智遠曰郭威此所謂梁唐晉漢周也五代史資治通鑑及朱子綱目所載是非已大較矣余謂此數人者皆不足以爲君而有篡逆僭竊之罪者也朱溫從黃巢爲賊事窮歸順託崔胤爲腹心弄張濬于股掌兵圍鳳翔劫遷天子假手弑叔琮朱有貞以成弑君之禍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彼清流白馬弑戮士夫之惡又其餘矣李存勗雖非唐室之純臣然以復讐討

賊爲名請矢王廟負以前驅自鄴入汴剪滅僞梁以
雪有唐三百年亡國之恨不負三垂崗奇兒之稱惜
其驕溢自矜不立唐後信用伶人中宦殘害忠臣大
將魏州之變趙在禮亂兵喧逐反戈相向登道旁冢
置酒相顧泣下死於郭友議之亂葬以樂器所謂取
天下於十指者竟安在也李嗣源負心背義公然反
叛無足論矣石敬瑭踵之遂召契丹賂以山後十六
州乃以兒皇帝自居身死未幾景延廣橫挑釁隙杜
重威以十萬之衆捲甲投降張彥澤先入汴州而出

帝遂遷黃沙白草得一箸飯地竟何益乎劉智遠才
識愈覺庸下擁兵不動甘受木枋伺隙乘便掩有洛
汴所任用者如史弘肇楊邠王章皆牧豎小人父子
踐祚四年而亡自古未有失國如斯之速者也此與
天之昏數何涉哉郭威以堯山老革遂作花項天子
與李嗣源石敬瑭同一罪人而付托世宗可謂賢嗣
顯德之政幾致一統則亦天之不忍忘情斯民而非
夙積功累仁有以致之吾故曰此數人者皆不足以
爲君而有篡逆僭竊之罪者也雖然彼旣已居大寶

受萬國之玉帛矣豈可謂之非君乎余曰稱之爲君者以其有爲之之名也不予其爲君者以其無爲之之實也若但以強弱大小而論則西南諸國蓋亦嘗稱帝矣卽可謂真天子乎彼劉漢之僻居閩粵猶以中原爲洛州刺史安在其爲天子耶五代之閒置君如奕碁其委贄而爲臣者如萍梗而九州四海之民視其君如旅客之於傳舍而無所繫屬也然則朱溫五七人其與李茂貞王建勳行密錢鏐之徒又何以異嗚呼天降下民作之君斯君也天旣不作之君矣

自作之君天不予之史臣安得而與之

治道論

衣食者生民之要務禮樂者維世之大防古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不過此二端所謂富而教之也至於刑罰廼不得已而用之耳然裕民之衣食要在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孟子二語盡之矣至於禮樂人皆不知其本往往求之於登降周旋音節聲容之際何其謬也不知倫常之外別無禮樂但使五倫各得其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截然有分以相接肫然有情以相通此所謂禮也由是祀郊廟

和神人祭先師飲酒禮重婚娶別祭葬禁娼優之淫
哇絕浮屠之荒謬民各甘其食安其居上下貴賤各
有品則親戚朋友互相往來風俗淳厚寇盜不作則
王道之大端已備於此矣雖唐虞之世百姓協和時
雍風動可漸致之如謂舍此而別有治世之道或尚
刑名或崇異端或好土木或興邊功或變女色或事
遊獵有一於此未有不亡豈但無益於治也嗚呼治
道之要具於尚書以心法出爲治法而通鑑綱目善
惡具載人君欲治天下國家者在知人安民以一敬

爲萬事之根本而已矣

舉業論

舉業者朝廷取士之法也有四書藝有經藝有論表
判策理義何一不備其中世務何一不備其中若四
書經藝通於聖賢之理義論表判策中於世務之規
繩豈得不謂之佳士可以臨民可以事上可以爲臺
諫可以侍講讀卽公卿宰輔由此其基之矣故自有
科目以來得人之盛未易更僕數在父師宜有義方
之訓養之於蒙窮理致知博通今古而儲之爲有用
之材在子弟宜有潛心之功修之於闇專心致志研

究經史而發之無不足之慮如是而應有司之弓旌
斐然成章自然薦拔入格曰孝廉曰進士皆古所謂
至美之名而今人所禱祀而求也既已得志爲忠爲
孝爲廉爲節仰事父母俯育妻子加惠三黨施恩閭
里何爲而不可今之高才者往往忽視舉業比之敲
門瓦厭爲兔園冊而不肯精細用力但泛濫求之詩
文不知舉業之道細詩文之學粗以作舉業之心學
詩文未有不工者若但留意於詩文而不用力於舉
業則粗疎支離雖勉強終場而不能入彀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及其老而悔之已無及矣或不得已而作
卑官作幕客舉少年骯髒奔放豪上奇塊之氣銷磨
殆盡雖以杜子美之賢而悲辛於殘杯冷炙之間富
兒肥馬之後良可嘆也又夫出世父母妻子倚賴匪
輕柰何不能出人一頭地而藜藿其食鶉結其衣乃
致怨於室人之交謫哉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吾
故婆心言之洒涕書之以告天下之才士志士勿甘
心驕語於一時而自誤其終身焉耳

心誠則氣一誠而氣自足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此志士之所共守也夫誠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誠則亡誠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崩誠之於人猶天之於日月也日月無天則晦誠之於人猶天之於四時也四時無天則亂誠之於人猶天之於萬物也萬物無天則滅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鬼神也鬼神無天則惑誠之於人猶天之於星辰也星辰無天則亂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風雨也風雨無天則旱澇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雷霆也雷霆無天則震怒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霜雪也霜雪無天則嚴寒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雨露也雨露無天則乾涸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雲霧也雲霧無天則迷蒙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雷霆也雷霆無天則震怒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霜雪也霜雪無天則嚴寒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雨露也雨露無天則乾涸誠之於人猶天之於雲霧也雲霧無天則迷蒙

嚴子陵論

箕山潁水世傳其節而不見於孔子之論述若史傳所載嚴子陵以光武故人被召不屈卒釣嚴灘名高千古其曠代之真隱避世之奇士乎余曰否否子陵用世之士非避世之士也於何知之於其答侯霸之言知之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於光光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是子陵欲以仁義濟世已微露其端矣霸得書奏之帝帝不深維其旨以為狂奴故態雖車駕幸

館撫腹談笑升輿嘆息相對累日於以論述故舊則
可耳非子陵受聘之初志也帝之言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爲理耶子陵張目熟視曰士固有志何至相
迫自其言視之若志在掛瓢洗耳矣寧知光之羊裘
釣澤以呂望自居也三反後至以伊尹自待也伊呂
自待當以伊呂處之光之志斯得行矣奈何以諫議
大夫相吏欲與周黨王良同其禮遇不亦薄待子陵
之甚耶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光對曰陛下差
增於往意其貧賤之時交稱爾汝諄諄仁義之言必

大有所開發於帝今茲之來將以丹書敬勝敷陳使
斯世登於三代也而帝身居至尊有其一以慢其二
不復求益此子陵之足所以直加於帝腹欲悟帝而
帝終不悟也可勝惜哉古之聖賢論道德不論勢位
故上下相得而益彰子陵以文王成湯待光武而光
武之待子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富春之耕桐廬
之釣悠悠千載此志竟誰識之或曰光武不任三公
而任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
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謬

新濟堂文集選 卷之十四 三
諤與之爭豈能堪此與其用而有踈薄故舊之嫌孰
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子陵誠爲知幾范文正公作
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
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近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
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艷稱夫客星帝座之說此又瞽
史之見何足論

三國論

或問於余曰三國之劉孫曹孰可以取天下者余曰
取天下以德與才若三子者皆非其人也昔高祖光
武起於匹夫奮三尺之劍誅秦戮項梟尋滅莽雲谷
響應其機捷於桴鼓然皆以仁義爲心不殺爲尙又
當呂政王莽殘暴之餘而能驅策英雄動中肯綮是
以算無遺策功流奕世今三國之時天下則漢獻之
天下也劉孫曹二人者爲漢室之臣子則宜竭忠盡
力死生以之掃清賊孽復於舊都顯膺封爵永誓河

山乃臣子之大分也夫何操之奉迎挾天子以令諸
侯爲問鼎請隧之謀卽東西征伐芟除大難皆假王
室之名號以遂其私而快其憤非有興復漢室之心
也假若操居心篤棊無戕殺孔融董承之事無賊弑
皇后貴妃之惡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其子丕化之世
濟忠貞烏知天命不佑之乎乃如鬼如蜮曰天命在
我吾其爲周文王操爲此言其亦蒙面喪心不知愧
恥不特不可欺天下後世之人卽其附和之黨亦聞
之而竊笑也孫權席父兄之勢虎踞江左未爲戎首

固非曹氏之比然以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未嘗
顯暴曹氏之惡如孔璋之檄聲罪致討但聞信使往
來一則上書請正大號再則上書稱臣請封彼其意
若曰蜀急則依魏魏急則依蜀權變隨時合於縱橫
聊以固吾圉爾不知爲牛後而不爲鷄口奉表納貢
屈辱已甚宴安酖毒兵甲朽鈍不敢北向一矢相加
遺吾恐諸葛武侯之巾幗不存宜遺司馬仲達而先
應遺之孫權也况白衣搖櫓遂詐譎於和好之時
爲掩襲之計明明以威震華夏南北通謀忌漢事之

身法堂文集卷之十四 三 龍江書院藏
將成爲賊羽翼罪可勝誅哉州吁弑君宋魯諸國伐
鄭公子翬固欲出兵春秋深惡之以誅夫與亂賊爲
黨者也孫權之惡何以異是吾猶惟昭烈當劉表之
沒不取荊州而尙匹夫之讓關壯繆孤軍深入未有
繼起之師夷陵連營舉國知其不可而剛愎自用同
姓爲婚不顧辰嬴之醜而大偷有乖生平周旋於鄭
康成之闕講學者固如是乎故曰三子皆非取天下
之人也雖然曹與孫其才與德旣無足取矣昭烈仗
義討賊屢經挫衄志氣不衰卒以鬱鬱而死才雖不

足其義則正矣是以君子取之以續漢統

李淳風答太宗論

武氏之亂唐也見於秘記所傳有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於是秘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
對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
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
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今使得而殺之天或
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上乃止後其言
果驗世莫不神淳風之數以爲天運已定奈獨以爲
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夫

武氏之亂唐也誠天數爲之然天果何惡於唐而生此妖孽以亂之哉太宗以文武兼資之主開創而有天下其殺建成元吉也戕手足以爭大寶已爲忍心害理至於取巢刺王之妃而漁其色其家法已大壞矣彼武氏者生稟狐媚之姿而負梟雄之性身爲才人親見太宗之行已有鶉鵲之思其後勉強爲尼適高宗入寺故有意炫美於前高宗習於太宗所爲而效尤之遂不惜以社稷殉一奸嫗是則武氏之禍實由太宗釀成之也使太宗問淳風之時淳風正辭以

對曰天數固有然人事足以轉之誠能法關雎之德正刑于之化使後宮勿以治容見寵而昔所爲亂倫之事不憚更絃易轍以圖之則高宗他日嗣位必將兢兢於有家之閒不至續亂於先帝之下陳武氏性雖陰狠亦無由燕啄皇孫而龍聚帝后矣縱使得志其禍亦未必若彼之烈也奈何對不及此徒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使太宗聽其恣肆以爲此數之無可奈何獨不見太戊修先王之政而祥桑枯死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雝內反諸已以思王道而重

譯來朝乎夫所貴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謂善必先知其福不善必先知其禍善不善之間轉移甚微而非如推測之家拘拘於一定而不可易也唐德宗語李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觀紂侯此論可謂深於天人之際然則武氏亂唐雖曰運數獨不可修德修禮以挽之乎如謂修德修禮亦不

可挽是褒姒妲己應作於盛德之時而飛燕玉環可惑夫清明之主也豈其然哉吾故曰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

白樂天長恨歌論

余讀白樂天長恨歌而不能無疑也妃子以傾國之色專寵金屋養成漁陽之亂以致鞞鼓動地城闕烟生翠華西幸六軍不發蛾眉死於馬前花鈿委於陌上明皇於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詩稱之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以見肅宗之所以能中興者由於明皇割衽席之愛以援六軍之心天下聞之皆知其有遷善改過之思也至於龍馭既迴春風桃李秋雨梧桐復動其鴛鴦翡翠之夢是以臨邛道士

乘閒而入之排空馭氣得之海上仙山寄鈿釵以盟
心憶七日之私語此術士幻化之所爲明皇墮其中
而不覺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誤人家國使其死而有
知亦不過爲麗色之鬼耳豈得復處於金闕玉扃之
閒哉然則七日之語何以知之金鈿之寄胡爲乎來
曰此術之易曉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尚能知人已往
之事豈鴻都羽客而不解此耶余深怪明皇之旣悟
而復迷樂天又著爲歌詞以艷其事恐後之人君陷
溺於中甘心尤物而煽處者且妄覲於死後之餘榮

也則所云室亂階者恐反爲亂階矣故詩人之義必
當以子美爲正

致知在格物論上

致知在格物論上

知爲德啓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太學以此爲入道之首務所以示天下以至善之則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非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是是非之閒道之幾也故君子必察焉致知在格物此何解哉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東漢書文集選 卷之十四 四 龍江書院

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說也人嘗疑之以爲天下之物如此其曠也而吾紛紛焉日求所以格之則亦不勝其勞矣烏乎知而不知朱子之言求至乎其極固非紛紛焉騫之於外也蓋知非他卽心之靈也物非他卽心之理也致知而遺物以爲知則流於空虛而無實致知而逐衆物以爲知則又近於玩物喪志格者格其一物之不離衆物也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也格其一物之不離

衆物則吾心之理豈能遺乎天下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則天下之物豈能越於吾心前序知止能得之後不云物有本末乎人皆知言本而不知明德之爲本人皆知言末而不知新民之爲末人皆知言本末而不知本末合而爲物格者格此而已豈有他哉然所謂求至乎其極極者何也曰卽所謂至善也物無不善格者至於至善故在止於至善其功尤在于格物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

致知在格物論下
知物之所以為物則知知之所以為知不知物之所
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為
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
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為偶以是冥然
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閒精粗一致
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
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

致知在格物論下

知物之所以為物則知知之所以為知不知物之所
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為
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
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為偶以是冥然
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閒精粗一致
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
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

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紜於百家爲情况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與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

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自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子輿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

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苟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

戰國諸子論

或問於魏子曰戰國諸子如公孫衍張儀虞卿陳軫樂毅魯仲連范蠡蔡澤之流其才智辯給皆橫絕一世載在史冊者班班可觀果孰爲優劣耶余應之曰首推望諸君樂毅觀其紀律之師慷慨之氣奏對淳厚怨而不流於愍進退禮讓智而不涉於禍居敵境不擾寧從容以待服而不忍殺傷民命辭王位弗居甘草澤以終老而不忍攻伐故國誠天下奇才當世所無此諸葛武侯所以遜心而夏侯太初亦稱其爲

王者之師也世徒以成敗論英雄迹樂毅之行事與
武侯豈相遠乎後世比武侯於伊尹太公望乃等毅
於戰國之士殆不足以知毅也若其次則魯仲連排
難解紛視富貴如脫屣雖辛垣衍庸人亦知爲天下
士使其得志其布置方畧豈在望諸君下然齊趙諸
國皆不能用之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亦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子順
則誠知仲連者意其所學必得聖門春秋之意而非
一泛於功利誇詐之習者矣公孫衍張儀以順爲正

妾婦之道孟子論之已詳虞卿著書自見然棄相位
而從故友其見狹陳軫善說然局隘惟蘇季子合六
國以擯秦雖爲張儀所解散散而復合合而復散六
國賴其餘論支持歲月數十年孟子言公孫衍張儀
而不及秦豈尚有所取與然行止不端變詐傾危遊
於燕齊之間汨利而死君子是以羞稱之也

公子之徒養士各二三千人計其飲食衣服廬舍芻
秣之資日費千金卽有湯沐封邑食有魚出有車又
焉能人人遍給也噫剝民膏脂以養虛名無益之人
蓋有之矣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
乎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司馬溫公通鑑
載雄此言不爲無見愚則以爲四公子之人品不同
心術各異而忠邪功罪亦自瞭然未可以一言槩毀
之也孟嘗君門下鷄鳴狗盜僅脫函關之難王安石
之論得矣其與閔王有隙坐視齊國淪亡而不之卹

始不仁之人也覆滅良宜春申君始與太子同質於
秦畫策歸楚以身待命何其忠也其後聽李園奸謀
效呂不韋穿窬盜國殺身爲世姍笑又何疑也平原
君寬厚明敏愛人下士卽卽之圍微公子則趙亡不
待王遷殺李牧之日矣司馬遷以平原君受上黨之
地利令智昏此亦成敗論人耳使趙受上黨而以廉
頗守之雖十白起何能爲若信陵君銳意合從倦念
宗國走王齧於卽卽敗蒙鰲於河外強秦震動六國
吐氣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公子者也使魏王用之

則魏日以霸秦日以削何至社稷爲墟哉乃聽秦反
開疑之不用公子不忍坐視淪亡酒色自娛而死亦
可悲已今讀其上魏王書猶令人慷慨泣下漢高祖
過大梁每令人奉祀不絕此誠百代殊絕人物可謂
知人能得士而豈孟嘗春申平原之可擬哉楊子雲
曲士也槩曰姦臣竊命司馬溫公不察而取其說是
使安國輔世之奇英埋沒于腐儒三寸之舌也何以
爲千古定論哉余故不可不別其是非以見公子之
賢與春申孟嘗平原三子者未可同日而語焉

道不同不相爲謀論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絕異端相似之議論而後
人極立而禍害消蓋世之所以維教者道之所以
權衡者謀謀之而臧吾道有干城之藉而斯世斯人
俱得與於皇極之休謀之而不臧吾道有榛蕪之懼
而斯世斯人俱將淪於聾聵之域所以古之君子競
兢業業守其大中至正之矩而不敢流於放辟邪侈
之端誠慎之於其所向也夫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
爲謀思深哉自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河圖洛書現其

靈光於龜著矣道之至理發於聖而易書詩禮傳其
奧窅於文字矣聖人有其聰睿夫婦亦有其知能賢
智穿鑿而不能出其範圍愚不肖蠢蒙而亦時窺其
渺末又安有所謂不同於其閒哉然而道無不同道
之所以不同則以謀之者爲之也謀之不同而道似
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則又不可因所謀
之不同而紛之也今夫道率性而是爾不遠人而止
爾乃若不同者其謀則有異厭至理之平常而甘心
於隱怪也忽卑邇之淺易而馳念於高遠也於是乎

謀與道岐也而有其一端謀岐之中又相岐也有其
一端而又不止於一端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喜爲
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所差者心術念慮之
閒而關綱常名教之大所爭者幾微毫釐之中而係
世道治亂之本君子於此有拒之而已矣闢之而已
矣辨之而已矣若與之謀是無異認賊爲子而亂其
支本也引寇入室而發其囊篋也其不爲世道之害
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辭是非未明也
得失未判也我不操之戈豈遽增其敵我不遏其流

豈遽益之波而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從來
徇私逐妄之流固足以蕩秉禮守義之坊表而依違
兩可之徒尤足以破大中至正之藩籬勿論叛道者
不應與謀卽此調停於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
以爲同者又是與於叛道之甚者也可不慎哉他日
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
愈明而子輿氏闡發不遺餘力其旨良本於此

明季利弊論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於定經制正人心厚
風俗而已然經制之要莫先於取民有制取民之制
在審天下各郡縣地土之厚薄而定其高下收穫之
多寡而權其重輕尺丈之大小而審其規則如南方
多種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種麥穀而麥
穀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穫多寡有大相懸絕者尺
丈小大亦有迥然不同者倘不詳加察覈而定之生
民之苦何由蘓乎戶分九則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

而已不可行矣又況於今日乎種馬之弊起於永樂之時散馬種於民間而歲收其駒名曰俵馬大爲河北山東諸省之害民之傾家產鬻妻子者不可勝計至我大清而革俵馬如解百姓之倒懸然馬旣去矣每縣折銀至二千餘兩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驛遞之馬令民間喂養又每驛設驢其喂養馬驢者謂之馬頭驢頭而以驛丞司之顧覓人夫則有遞運所司之凡衝途州縣則令偏僻州縣幫貼然民間賠累至極至我大清而令官養官應其收買草豆不無派

之民間短予價值之弊然百姓甘心而無怨蓋利其大矣而小小有弊不足計也又如天下衛所乃明朝蓄兵養馬武備軍政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其衛所官長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爲之而統於京師之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爲之如有征討則設掛印總兵用文臣叅贊調取各衛兵馬事平各歸本衛所法至善也迨其後天下多事乃以衛所之軍爲不足用而召募民間之驍悍者以爲兵此輩多四方無籍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

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爲盜明之流賊雖起於饑民實由此輩募入其中爲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誠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逼之而潰如饑民烏合雖百萬亦不能戰也葛榮之寇敗於滄口竇建德之衆敗於虎牢皆烏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邊陲勁旅耳此數端者或用舊法而獎或變舊法而敗是以爲天下者在乎斟酌時事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勿拘拘於膠柱鼓瑟之見斯可以矯偏救弊而不至於國事民生之大

壞也可不審哉可不慎哉

此世世不待姑且不則先

聖學以正心爲要論

順治戊子山西程

人君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則必先端其本以定其所嚮而後可得其樞紐之所存蓋聖人之治聖人之學爲之聖人之學聖人之心爲之也今夫衡平則輕重不易鑿空則妍媸不爽而况人主之心靜乎天地之大覽萬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無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終無有得其正者矣世之人主亦嘗留心稽古銳意典籍矣而德遜緝熙道遠隆古則亦未挈其要焉旨

故胡氏之言曰聖學以正心爲要此可謂得學之本矣請得而申論之今夫四海封域至廣也五方嗜好至紛也古今治亂之故人才邪正之關羣黎安危之機至難洞晰也非通之以人主之學則眩瞶迷惑俛俛乎其何之然所謂學者第左經右史以資探討朝墳暮典以供涉獵乎矜一字之奇爭一韻之巧馳騁於風雲月露之形狀乎如以是而已也彼工秋風白雲之詞者何以有多欲之譏妙瀛洲學士之選者何以有推薄之慚甚則宮人學士馬上清夜無解江都

之危望仙結綺玉樹臨春何救晉井之難則論聖學之要者洵非歸之正心不可雖然正心亦難言矣心馳於聲色燕歌趙舞粉黛靡曼以傾城而豔處心馳於貨利鉅橋鹿臺瓊林大盈乃多藏而厚亡心馳於宮室阿房建章千門萬戶土木築黔首之愁心馳於征伐樓船昆明置郡蒼海戍後動深閨之怨若乃望蓬萊而思羨門之屬入同泰而身浮屠之教莫不貽笑一時垂戒後世豈非一念之不正故其所學爲無用之學哉雖然學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

非學不爲功焉古者圖象已出制尙繁多諸神聖皆知丘索之爲虛文往往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口授之際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其後帝無常師呂望以先朝之老北面而授黃顛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今人主誠能廣稽古憲考典謨之正訓披聖詰之心傳得其惟精惟一克已復禮者而從事焉則五帝不足六而三王不足四也一念之發內自省察曰此其爲天理乎人欲乎果天理也作聖者由於斯吾存之擴之果人欲也作狂者由於斯吾懲

之窒之此心旣正則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義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宮壺有關雎之德小星順貫魚之序家之正也貴賤謹戴盈之戒貂嚙無威福之竊左右之正也公孤寅清而論道六卿率屬而分職而慶賞刑威無不得其正矣操之不過一掬而施之盈於六合謹之不過一時而沛之達於萬世古聖人所謂修己治人之學者豈有外於此哉是以謂之要也蓋常觀於儒者之學矣儒者窮年呬唔窺瑯環之秘發汲冢

之藏天地古今莫殫其蘊鳥獸禽魚亦晰其義可謂
廣且博矣而博歸於約必以禮爲內心焉誠崇先聖
之規模不敝其神於無用也况天子之學豈在乎縱
橫藝圃馳驟瑤林多聞強記以矜博物之名乎故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
正君而國定正其心之謂也夫正者無偏無倚之謂
蓋不待已發而後制之也古聖之相授學也以中中
則無不正矣主敬者誠正心之第一義也故曰慎獨
可以行王道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翰林館課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
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
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口授耳傳或以疇
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犁舉百度陶範萬
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
卽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禍
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爲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
離古文者近是乃數傳之後浸以陵彞昔孔子嘆周

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繇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秘籙寶冊鴻文亦且滅沒於曠日玩時之下苟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通於精往神來之閒而况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訂者未嘗不燦然昭垂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奸謀烹滅諸侯破壞井田焚燒六經自以為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丘告終咸陽遂火七廟丘墟為

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權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縉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謫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一時學宮喁然向風可謂宣聖之功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已窺其隱唐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蹀血禁廷終懷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達四術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

之區別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况
治天下而可替替以從事乎說者往往以一事之失
以一人之謬乃遂訾議先王之法以為宜於古者不
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為治有本
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強幹弱枝犬牙
相錯閒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
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
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廉善計吏以贊天子
烏有不法先王之闢門顓俊而可為治者乎執罰而

酌執漿而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烏有不法先王之
尊年尚齒而可為治者乎推之明刑弼教期於無刑
五典克敦九功惟叙凡先王之法垂憲萬世者固不
可更僕數矣即有黃老之虛無申韓之刻薄楊墨之
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而先
王之法自昭著於金匱石室之間與天地同其壽嗚
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兼舉巨
細靡遺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
方策矣所以法法者不在方策也人主得其所以法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